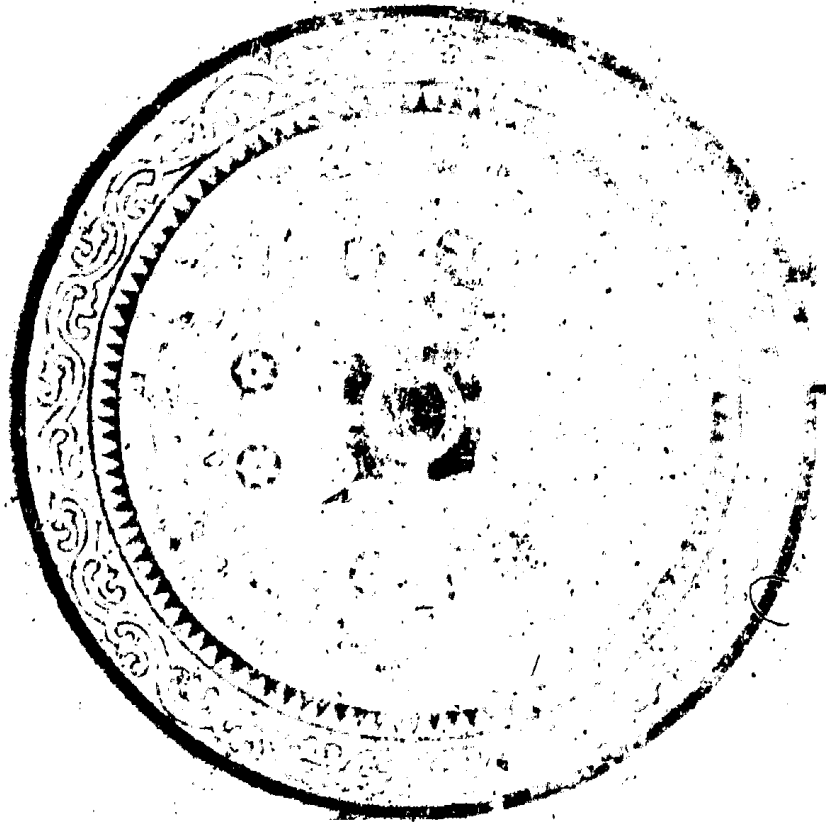


報週人廉

JUN 3 1947

北



3

· 第叁卷第叁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版 ·

大華鐵工廠

本廠承製各種
銅鐵傢具五金
鑄造歡迎各界
訂購分銷

事務所：

香港華人行六樓

電話 二三二八一號
二一六九三號

製造廠：

第一廠——爹維士街

第二廠——卑利嗜士街

大華飯店

香港第一等川菜飯店

設備豪華
無與倫比

名師主理

烹調精美

舞廳華麗

隨意道興

著名樂隊演奏世界名曲

每晚七時半至十一時止

皇后大道中華人行九樓

電話：二〇四〇〇
三一〇五〇〇



「蘇蘇」即百曉經，以警喻說法，二十年前，王品曾從佛藏中輯錄其中故事，除去教條，加新標點排印，由魯迅作序。這些都是百曉不減沒有時性的喻言，茲隨意選錄數則，見仁見智，悉隨高明！

夫婦食餅共為要喻

昔有夫婦，有三番餅。夫婦共分，各食一餅。餘一番在，共作要喻：若有餅者，妻不與餅。既作要已，為一餅故，各不敢語。須臾有賊入家偷盜，取其財物。一切所有，盡舉賊手。夫婦二人以先要故，眼看不語。賊見不語，即其夫前侵略其婦。其夫眼見，亦復不語。婦便喚賊，語其夫言：云何無人喚賊，為一餅故，見賊不喚？其夫拍手笑言：咄，婢！我定得餅，不復與爾。

萬人風

警如有蛇，尾隨頭前：我確在前。頭語尾言：我恒在前，何以卒爾？頭果在前，其尾纏樹，不能得去。故尾在前，即墮火坑，燒爛而死。

蛇頭尾共爭在前喻

昔邊國人不論于誰，聞他說首種乳產矣，都無離者。爾時誘人得一父種，欲購其乳，群共捉之。其中有捉頭者，有捉尾者，有捉尾者，有捉尾者，復有捉尾者。各欲先得，於前飲之。中捉尾者，謂呼是

構窟乳喻

乳，即便搗之，望得其乳。眾人疲厭，都無所得。

認人為兄喻

昔有一人，形容端正，智識其足，復多錢財。舉世人間，無不稱歎。時有愚人，見其如此，便言我兄。所以稱者，彼有錢財，須者則用之，是故為兄。見其還債，言非我兄。傍人語言，故是愚人，云何須財，名他為兄，及負債時，復言非兄？愚人答言：我以欲得彼之錢財，認之為兄，實非是兄。若其負債，則稱非兄。

繡猴喻

昔有一繡猴，為大人所打，不能奈何，反怨小兒。

人說王從暴喻

昔有一人，說王過罪，而作是言：王甚暴虐，政治無理。王聞是語，即大震怒，竟不悉誰作此語，榜入信候，捉一賢臣，仰使刺脊，取百兩肉。有人證明此無是語。王心便悔，索千兩肉用為補脊。夜中呻喚！皆大舌痛。王聞其聲問言：何以舌痛？取汝百兩，十條與汝，意不足耶？何故苦惱。傍人答言：大王如獅子頭，雖得千頭不免子死。雖十倍得肉，不免舌痛。

芸芸眾生，利令智昏

芸芸眾生，利令智昏，一切是非爭辯，其實都是庸人自擾，若不是捉住了賊棍，擠奶，便是尾巴一定咬著着做頭。今日讀着這些毫無火氣的古喻言，倒便我們感覺份外有趣。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出版
萬人週報 第叁期
 發行所：聯合出版社
 香港必打街畢打行六樓
 電話二二八一四號
 承印者：西南圖書印刷公司

目次

談談香港改革政制.....吳

萬先生的假期(仇儼之三).....仇儼

你的就是我的(軍中雜記).....

記重慶女公務員.....

陪都逸聞.....

蘇聯的時裝.....

十二金人這秘鈔.....

摩登女兒(圖片).....

駐日美軍女護士家書.....

白女黃男(連環讀物).....

廣州小丑高談闊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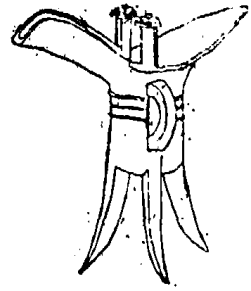
旁觀的態度.....

本報廣告

一、本報歡迎直接訂閱，三個月(共十二期)收費港幣三元，六個月六元，本埠專差優先送達，外埠郵費免收。

二、本報招請國內外各地代理，利益優厚，請賜函接洽。

三、本報歡迎來稿，報關從優。



外國記者筆下的蔣主席夫婦

梁翰輯譯

本月三十一日，是我們最高領袖蔣主席六十壽辰。這二十年來的中國歷史，是蔣主席一手寫成的，而特別是九年來艱苦抗戰的一頁，為我國有史以來前無古人後空來者的偉績。現在是抗戰成功的第二年，正值最高領袖的六十壽辰，我們為求崇敬領袖起見，特選擇最近外國記者關於蔣主席夫婦的印象數則於後，這些都是不常見的資料，當為讀者所欲先睹為快的。

一、生活雜誌記者

去年十二月，蔣主席夫婦赴北平視察，美國生活雜誌記者隨行攝影，以下是關於主席在北平的一點記述：

「北平天氣正是十分寒冷，但天色却異常晴朗。黃沙陣陣了紫禁城。前門大街各店戶紅色的國旗，飄揚空際，賣煤球的人兒，瑟縮簷下。黃包車夫把頭縮入棉衣領內來取暖，而乞丐們穿上更多的藍包。」

蔣主席乘他的座駕機美輪美奐。中宣部的代價人說：「主席此來，為的是觀察北平的實況。」凡被日本人壓逼或受當地官吏壓逼的，都可以申訴。並指定了五個郵政局，接收此類申訴郵件。

主席的興趣，是很廣博的，從北平來而至北平的建設問題，都很留心。蔣主席夫婦請了三百五十個社團代表和文武官員赴茶會。主席即席致詞：並謂「戰爭業已結束，和平開始恢復」，繼謂：「我聽到了不少貪污的事件，有一些我信其必有有的。」他又說：「我到了北平，看到街道之污穢，為其他城市所少有。紫禁城全沒有人管理。」這時北平市長起立解釋，謂紫禁城不是他的主管範圍。主席動氣了，謂絕對不應推卸責任，又謂中國官吏不能把一切責任，都推到日本人的身上，認為這些禮物，都是日本人遺下來的。假如有必要的話，自可以利用日本俘虜來掃除，但中國人應該弄乾淨自己的城市。

主席的聲音愈來愈響，面色通紅了。他拿着一支吃西餅的叉兒，向桌上用力一敲。主席繼而莊重的說：「中國如要成為四強之一，必須振起精神，自力更新。當革命初期的時候，佔據了一個工廠，各同志們就自己去開機器，俾工廠能立刻恢復生產，此種精神，是必須取法的。現在我們得到了這許多工廠，為甚麼一部機器也不能把它開動？」主席聲怒如雷

了：「你們要勤力一點！要勤力一點！」

星期六日，主席夫婦赴碧雲寺，拜謁孫總理的女莊塚，他們虔誠的向衣冠塚三鞠躬。隨後他們乘登寺頂，在那裏野餐，野餐所吃的東西，主要是「熱狗」，那是蔣夫人頂喜歡的。全席甚麼東西都沒有吃，祇吃了一片糖果。

二、荷馬夫人

英國記者荷馬夫人，曾來華訪問蔣主席，返國後著「中國的黎明」一書，關於主席有如下之敘述：

「一天早晨，我騎一隻西薩的小驢兒，在山麓附近，遇到了蔣主席，他祇向我很禮貌的點一點首，我們沒有交談。不過單單道一面，就把我以往關於他的一切觀念，都打碎了。我以往有一個錯誤的觀念，認為蔣主席處理共產黨的手法，有著許多錯誤，我又認定，蔣主席之成功，大半是靠著他的太太的。不過祇因為這一次會面，我深深感到蔣主席之偉大，是不能用一些庸俗觀念去猜測的。我記起，有一個接近蔣主席的朋友，告訴我一些話，他說：「蔣主席的偉大，是一天一天的增加，他以往是一軍人，一個學者，現在却是一個偉人」，這番話，到我看到了他的時候，益感到確切不移。」

那一天，他穿的是中山裝，沒有甚麼動靜點綴，看起來很樸素。他帶着幾個隨員和衛兵。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全身，很充滿着電力，也很像是一陣寒風，令人見到了他，就慄慄危懼似的。他是一個人，用百鍊鋼來鑄成的，他的神韻，完全是精神集中的表現，他把精神集中在一點，而精神所至，金石為開，故令人看來，覺得慷慨而不可犯，這就造成了他超人力量。試着他拯救了一個將亡的國家，他的責任，是平常人所不能負

得起來的。他又表現了一種神態，就是外面對他的破壞力愈大，而他的反抗力愈強。

據接近 主席的人們說，主席這種精神的力量，是從他的夫人那裏接受到基督的教義而增加的。他每天生活，都是嚴格的宗教生活，而祈禱與默思，又為一日不缺的。他是一天一天的成爲人類崇拜的偶像，已是毫無疑問的了。

他有一個特性，就是他提出一個要求的時候，他永不退讓，也永不對人憐惜，但是，當他的敵人向他投降以後，他就生出了惻隱之念，這一念，是中國的原有道德。

蔣夫人也是如此，這是不足爲怪的。我雖遇見過 蔣夫人，和她有一小時半的交談，她是一個痛快而敢作敢爲的人物，鋼一般的。所令我奇怪的是：她是一個異常美麗的婦人。我們在報紙上面，到看她的照片，自然覺得她異常美麗，不過，見到她本人，是看不到她色彩的美麗。她黑

抗戰勝利後 主席夫婦訪問故都北平留影



色的頭髮，黃色的肌膚，襯着她綠條條簡單而色彩鮮豔的衣服，看來竟像是一個二十許的少女。」

三、基爾比拉資小姐

這一節，是從基爾比拉資小姐「我在中國」一書，節譯出來的。基爾比拉資小姐是長沙湖南大學的教師，他寫這一本書時，正是 蔣主席五十五歲壽辰的時候，也可以說是十年前蔣主席夫婦的素描。這時中國沒有開始抗戰，而 主席堅忍不屈的精神，早已鑄定此後十年間的中國命運了。著者說：

「一九三二年初，日人佔領東北後六個月，蔣主席夫婦臨幸長沙，並擬定參觀湖南大學。蔣主席對全體學生演講後，因為我是教職員中唯一的外國人，所以被介紹和那兩位貴賓認識。蔣夫人很親切的邀請我到山頂的廟宇度宿，以作長談。學校裡英文部有一個年輕的中國同事，新近由美回來的，認爲他也在被邀請之列，雖然我不同意他堅持要陪我走上山。

蔣氏夫婦顯然的頗疲倦了，蔣夫人說 蔣主席患頭痛，所以他簡直沒有說話。她問了我許多關於大學女生和城裏女青年會工作的問題。我的同事林先生頗感冷落，但他突然發出一個嚴重的問題，是每個年青的中國愛國者都有同感的：

「委員長對東北將怎樣處置呢？我們究竟不抵抗，和不同日本人作戰嗎？」

我以為在這次社交式的訪問，以不提出這樣政治難題爲妙，最初蔣夫人也爲之愕然，但後來回復鎮靜，很慢的和很雍容的說：

「最近我讀歷史，牠能更正人的觀點。羅馬史裏羅馬和加泰基第二次大戰那個延宕者的歷史，你記得麼？」

我以為林先生不記得了，而蔣夫人繼續說那延宕者以戰略的後退和軟弱的政策，成功了引誘敵國趨於覆滅。這個理論林先生不太明瞭的，他更懇地和更不乖巧地說：

「有些人說我們將永遠不能收回東北。」

大家沉默了一會，然後蔣夫人回轉頭，望着那青年人微笑地說：「我以為爲一個人如果對於中國的事情要用「永不」兩字，這個人如果不是很有智慧便是很蠢。」



談談香港改革政制

陳君葆

近來香港人士對於「甚麼康上」的改革政制一問題，似乎不見得怎樣冷落，這無疑地是一種好現象。始初還有不少的外國朋友，他們懷疑到中國人是否也關心這些事情。現在面對着一般市民對於這問題給予不斷的注意，那些疑團總應該冰釋了。

在一個討論這問題的座談會上，一個英國朋友曾這樣地發表意見道：「德蘭克西嗎！這些年以來，我們已經有些討厭它了。若是你們貴國人倒喜歡它的話，那麼，便拿去好了。」這位先生似乎一點也不稀罕什麼「民主」什麼「代表政治」。當然我不會疑惑他是受了摩士里思想的影响。我更不會懷疑他是反動派。不過，也許民主政治在它的最近演變的過程當中，多少已變了質，因而而引起許多人，甚至於許多它的忠實信徒對它的反感，那也十分難怪。但是，以為這一個民族所唾棄的，轉到別一個民族的手裏去，結果也只會弄糟而不會弄


好，這假定未免出于武斷。并且，這假定也有些那個！

關於在改革了的政制中，中國人方面應該佔若干議席一問題，我曾發表過些意見，以為在像香港這樣的地方，因為它的歷史與特殊環境關係，種族區別一點最好能撇開不談。代表政治的方式應該超越這問題而另找合理的途徑。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若果人們仍然不能夠消除種族的隔見解，仍然不肯相信辨別人類的價值，除了皮色以外尚有其他標準，那末在兩次戰爭中所流的血便等於虛耗了。我們也可以想像，若果第三次世界大戰真的避免不掉的話，則它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將仍為種族的意見。我們不能夠相信，為什麼人們不能夠像「魚游於水，而相忘於水」那樣地共同活下去。像香港一個這樣小的地方，又加之以百年來的歷史背景，中英兩個民族所能互相了解的程度，當然够得上說「過非凡比」。這樣，對於改革政制一類的問題，為什麼我們不在數字，數量這些想頭以外更從品質方面找尋標準的理想呢？我們又想，若果對於像香港政

制問題，尚且找尋不出合理的方法與論據，那末，像聯合國組織那樣的組織的實現，豈不更難乎其難。可是我們知道，人類思想正在急劇轉變當中，希冀能實現現在聯合國一組織的，不妨局部地在香港做起。香港的政制改革運動，正好做那廣泛的，規模更大的國際合作的實驗。

香港目前所處的政制改革，自然是英國殖民地發展史的必然趨勢與結果。在好些方面看來，這運動可惜實現得稍遲。不過無論如何，現在這運動在戰後運動起來，正見得它是應時代的迫切要求，而那些以為中國人士一般地對於這問題不感覺興趣的，不用說的是完全沒有把握着事實。

就它為一個英國的殖民地一點而言，香港的問題正像其他的英國殖民地一樣。最後的趨勢是要求完全獨立與自治。正如一位英國作家所說的，「問題不在誰應該擁有這廣泛地散佈在地球的香港的廣大區域；問題在統治者預備不預備給這些殖民地的人員以他們所能够負擔起并且很其熱誠去負起的責任。只有這樣做纔是把那債在他們與自由人之間的障礙打破。」自然的啦，只有在實現了那真正，不折不扣的自治纔能够達到這境界。



體格各異

體格各異

裁不剪同

香港會慶街七號

電話三三四二八



章先生的假期

悟倫

伉儷故事之三

「結婚是個城堡。未辦的人拚命的要從外邊打進去；已辦的人拚命的要從裏邊打出來。」

肥不清楚是誰說過的這個譬喻，差不多每個結了婚的男子都承認它是對的。但是比較地說起來，打進那個城堡並不困難，而既進之後要打出來却並不容易。因此有人把結婚視作精神上的無期徒刑。在沒有希望徹底解脫的時候，能够有個短期的休假也是好的。明白了這個道理，則對於章先生之願意他的幾年形影相依的太太離開他，有什麼值得奇怪呢？

一個月前，當章太太提議地說：「想到廣州去探候一下久別的親友的時候，章先生那麼慷慨地鼓勵了她。他說，幾年的戰事把大家打得各散東西，而今和平恢復，安全復員；趁這機會找尋親友轉轍一下，在情理都是應該的事；氣節間頗有礙為太太的提議已未免太過的样子。」

「那麼，我離開了你慣家？」章太太歪着頭微笑着試探地問。「我的親友很多，一定到處要我就擱一下，一去恐怕至少一個月才能回來的呀！」

「不慣也沒法的事。難道作丈夫的，為着太太的自由，犧牲一下也辦不到麼？」

因為章先生說話時的忍痛態度表演得相當成功；章太太便非常難過地用一種感謝的心情相信

了。實在她的離開在章先生是不在乎的。幾年的流亡日子，兩夫婦東奔西跑，無論甘是苦，共同生活都過得極膩的了。趁這機會解放一下，正是求之不得的事。不要說一個月，就是十個月回來也不妨。章先生不相信一個男子沒有太太便不能過活！

於是接受了太太一番關於生活細節的叮囑——即如早眠早起，飲食須保持定時定量之類的话，章先生便在一早早晨，和章太太演出一幕「月台揮淚」的悲劇。一個人從月台的欄柵跑出來的時候，章先生高興得想這地地叫出來：「謝天謝地，太太終於走了，我將有一個月的寫意的假期！」

太太不在身邊的好處，開始感到的第一件便是：襯衫和襪子可以隨便穿著，不必受計日更換的監視了。其次，在聚精會神的寫着或讀書的時候，不必隨時準備應付那一頓，辣椒的辣字怎樣寫的？或是「你說，希特勒可能沒有死去嗎？」……這類非答不可的問題。第三，在外面應酬的時候，不必時刻記住晚飯的鐘點而趕着回家，以致犧牲了朋友在威士忌酒下午茶的機會。還有……總之好處是說不盡了，備是上述三項，已足使章先生實備自己：結婚簡直是自投羅網！

章先生夫婦還沒有孩子，所以家裏並未備有

工人。太太去了，每日早晚兩餐到館子去吃，倒有點新興的趣味。每晚從外面回來，洗滌之後，自己動手洗滌換下來的內衣褲，襪子，手帕，也覺得相當好玩。這一切都彷彿如小孩子玩着小孩子小瓦礫學着成人燒飯時一般的奇趣。但是不上兩個星期，一切的感覺完全變味了。人的奴性似乎由教師管束的小學時代起就養成了的。說是飲食得有定時定量，根本說離了「家庭獸養」就無法辦到；加上沒有外力支配，每餐總想隨意所欲的吃些可口東西，經濟預算出了軌道還是其次，最糟的是十年如一日的定時定量的大便，由失時失量而至於閉結了。每晚的洗滌工作由玩變成苦役；漸漸的，由兩晚一洗而至於三晚一洗，最後是感到最好不必洗。但是不行，不洗便無可替換；而這些細軟東西，只消隨便擦擦，一夜即乾的，實在犯不着煩勞洗衣店。費時失事，苦處便在頭上頭。接着是發覺衣鈕脫落了，襯衫不知什麼時候扯破了一個洞。對着這些穿針拉線的工夫，章先生只能嘆氣！

正如一個人病倒了才知道健康之福；章先生開始感到太太的好處——一個男子要精神原來不僅是為了生理問題。於是章先生決定呼籲太太回來了。

連續寄出了五六封情詞懇切的信，都沒有效果，末了，太太的回信來了，却抄了章先生自己的話語：「是你說過的，不慣也沒法的事。難道作丈夫的，為着太太的自由，犧牲一下也辦不到麼？」

一個月寫意的假期，享受的不是章先生而是章太太。

★ ★ ★



軍中雜記

學生

「你的就是我的」

曾經有人編述這樣一則故事，說一位留守後方的軍官，對行將出發作戰的士兵們訓話，為了使士兵們無後顧之憂，安心作戰，他最後向士兵們說：

「你們到了前方，不必顧慮你們家庭中父母妻子的生活，一切都有我負責，你們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你們的兒子就是我的兒子，你們的老婆就是我的……」說到這里，這位軍官說不下去了。

這當然是個笑話，可是，「你的就是我的」的風氣，在軍隊中的確是普遍盛行，這弄得許多私生活一向嚴肅的新入伍的官兵，莫不都處在「七竅生烟」的心情中。

當我在昆明入營的時候，軍官宿舍中的二十個兵，只有我一人初入軍隊，那時我帶到軍營里去的東西很多，除了全副軍服「財產」之外，我又臨時買了梳子，梳子，添購了牙膏，肥皂，撲粉，香煙盒，以及萬金油八卦丹等物。床底下堆滿了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可是，遷入宿舍的第二天早晨，我却發現我的牙膏沒有了。再一看，梳子梳子也不見了。等到拿着一支光牙刷牙刷洗洗面之後，劈頭就見一位老兄在對鏡梳洗，而梳子和鏡子都是我的。再一回頭，身旁另一位仁

兄却又正是拿我的牙膏在梳，旁邊還有一位等梳要梳。他們見了我時也都表情平常，似乎用我的東西是理所當然，我當時雖沒有忿怒，但心裏頗為不快，以為這玩意太「豈有此理」了。以後，東西仍舊繼續被拉。

可是，除非你不進軍隊，否則你完全不能避免人家的這種「你的就是我的」的風氣的影響，更糟糕的是，久而久之，不管你未入營前怎樣的一個「深身自好」的人，也會感染上這種風氣，而到別人施展「你的就是我的」的手段。自然，我也不能例外，不上一個月，也便學會了這種「豈有此理」的玩意兒。常常與人大鬥法，見要用的東西就抓，用完了也就屈下不管，至于東西是誰的，管他娘，從不過問。但我究竟只算半個軍人，兩年以來，拉人的與被人拉的兩相較量，後者是高出前者不知若干倍。

起初，我以為這只是中國軍隊的一種獨有風氣，後來，在印緬戰場，而美軍軍隊，英國軍隊及印度軍隊與厄非羅軍隊，各各的「併」了幾大「層」之後，才又知道，這一種風氣，並非國粹，外國軍隊，也大次盛行着「你的就是我的」。而當兩個以上國家的軍隊駐扎在一起時，這種風氣也便國際化起來，就是說中國兵可以拉美國兵的，美國兵可以拉英國兵的，英國兵自然也就可以拉中國兵的，就是為了這種風氣，有一次竟拉

記重慶的女公務員

縉之郵的憶念

涼秋九月正是重慶雨季的開始，清早起來推開窗子，但見太空稀薄飄蕩的薄霧，它們像沒有重量的白紗一樣，在絕倫的沉寂中，無力的垂下，將可以呼吸的空氣壓壓起來，使人感到窒悶，每一個行人，都在留心不將嘴巴張開呼吸，否則它會浸入肺腑。來往的車輛，雖在清早，但在白色的濃霧裏面，互相嗚嗚的響着，人們的雙眼都努力想要穿過那無從接觸的，天空到塵塵有的白紗，當彼此相隔不過兩三尺的時候，而大家卻不能相見。

在這白色迷漫的霧之鄉，抗戰八年來集中數十萬堅苦卓絕的國服務的女公務員，所有的公務員都在用堅忍力去支撐最嚴重的命運的挫折，這種堅忍力會為女人所歌頌頌，會為最高當局予以獎獎，可是人們却未發覺，得以使無數公務員能夠竭盡心力，來做那汗流浹下在厄運風雨中安然堅定走下去的是什麼力量，那是在丈夫得病的時候，被稱為依妻男人的妻子，當被與如其來的災禍打擊的時候，却成了丈夫唯一的扶助和溫暖者的善良女性！

戰時陪都公務員的妻子們，不僅是家庭滋養而且也是職業婦女，在堅苦的生活下，她們是從艱難中找休息，從痛苦中尋快樂，雖艱難中，艱難中，疾病的侵襲，但是每一個人，這是不平安的由她主有着，她們的風聲或淚有轉瞬出過家的痛楚，她的欲求的停滯，她的志願的成敗，她用以測量她的意志的尺碼，她全是為了她丈夫的意志和辛勞，她們的背脊，苦悶，德性，的驕山

到老虎頭上去了。

那是在攻陷孟關之後，中國軍隊公憤平亂慶
祝勝利，第一天上到場觀劇的高級將領，有東
南區軍事總司令蒙巴頓勳爵，中國戰區參謀長史
迪威中將，中國第一軍軍長孫立人中將，戰完時
，士兵們都爭先外出，將軍們則從容離座，但等
將軍們「從容」到廳門口之後，却發現他們三
部吉普車都被先出場的士兵拉走了，將軍們自然
置之一笑，但却急苦了一般侍從人員，打電話，
叫衛兵，忙個不了，自然，這三位將軍到後來也

陪都逸聞

蔣夫人為吳雅暉搗爐

吳雅暉先生對起居飲食
理，在陪都住一小樓上，仍是過著獨自一人的生活，有一天，蔣委員長夫婦來訪，吳先生認
為需要茶款客，所以自行生火煮水，一邊談
話，又專顧到爐火，談了幾句，得走到爐邊搗
了幾圈。當時在樓上房裏，主客三人而外，蔣
公衛兵都在樓下，蔣夫人見狀，怕妨礙談話，
說：你們別吵，讓我來，讓吳先生來。

吳先生說吳先生不在家

有一天，吳先生正在樓上寫文章，故葉楚
翁先生來訪，樓下門關閉，葉先生就站在門
外問說：吳先生在家嗎？吳先生因為怕葉先生訪
礙他的寫作，從樓窗口伸頭出，見葉先生來訪，
就說：葉先生，吳先生不在家呀，葉先生見吳
先生這說，就問他招呼說：吳先生！不在
家嗎？再見，再見！

包剛請委座

方振武部包剛，於受副改任騎兵旅旅長

仍是拉了別人的車子回到司令部去。

在軍隊中，能够做到「你的就是我的」，還
算不得「功德圓滿」，進一步的工夫，是除掉了
「你的就是我的」之外，更得做到「我的還是我的」
，這樣他才可以算得個老兵油子，不過，像
「婦女補助隊」的那些娘子軍，她們從入營的那
天起，天賦的本能就使她一方面在大行其「你的
就是我的」，而另一方面也就決不忘「我的還是
我的」，但因她們總屬少數，在軍隊里應該算在
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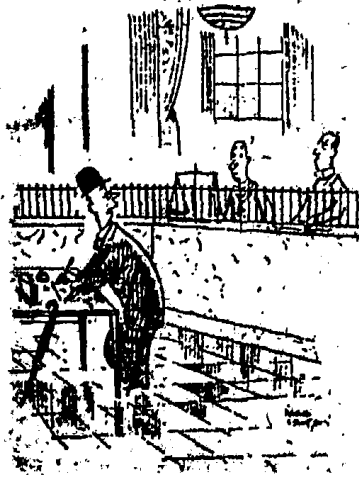
聞

巨瀾

後，率領入中央軍校高等教育班受訓期滿。畢業
時，委座召見，包仍守部屬及學員本份，立
正應答，委座問：「呵，你現在已經畢業了，很
好，在學校裏有什麼感想嗎？」包答：「報告
校長：您問我感想嗎？忙得很，忙得很：沒有
感想，沒有感想。」委座微笑點頭再問：「你
近來讀什麼書？」包答：「報告校長：您問我
讀什麼書嗎？王陽明。」委座甚為嘉許說：「
很好，這部書我都常常讀，頭一句是甚麼？包
支吾了許久，結果原是坐着答話的，但因此卜
一際立正，說：「報告校長，學生有錯，也只
有錯一次」。包的意思是：他就說錯也只有這
一次，以後再不敢了。委座也深知他的個性
，知道他的學力，也只有微笑，以示示意，說
：「坐坐」！叫他喝了茶，再問他：「你對以
後，再有什麼打算嗎？」包答：「呵！報告校
長：您問我以後嗎？我以前不是您的學生，那
您儘可以不問我，現在是您的學生了，難道
我沒有什麼事情，您就不把幾個兵來給我帶
帶嗎？」座微笑而頷之。

，用不著婦女們的歡笑，已完全貢獻出來了，她
們得以苦苦支持了八年，儘是靠着女人性情中所
有的潛伏的精力和熱烈的同情，從這次抗戰中證
明了每一個真實的女人的心內，都有一種天定的
熱誠，在經濟環境富裕的時候它是潛伏着的，但
是在厄運的黑暗中，它却燃起閃爍發出火焰來。
抗戰勝利後，這批公務員的妻子，不，應該說
這批女公務員，已經轉移到南京或是她們的家鄉
，同樣的受着離初期每一個人都會承受的苦
和酸辛，淡忘過去苦難的日子，默默地工作，工
作！同過甘苦的丈夫，對她們再不窮搜竭掘，索
圖發現前之未聞的新礦苗，八年來的艱辛，她們
得到丈夫的眞正瞭解是這麼！
今年的重慶，依然顯着白紗似的霧，但華
少了來往其間的女公務員，她們復員了或是還鄉
了，但她們的名譽和榮譽，還是和今天的重慶一
樣沉寂，她們並沒有與國家須要賜給什麼地位
和榮譽，她們仍憑着一顆眞實的心，爲一個家，
再獻出自己所有的一切。

請問：一千萬萬萬萬萬萬！





美國女記者眼中的

蘇聯時裝

奧爾麗枝女士著
干祿譯

當我在莫斯科還未逗留到一點半鐘時，便碰見一個年青女人問我：「你有沒有時裝雜誌？」這一問便我吃驚不輕，因為那時正是一九四四年，就是戰事最緊張之時。我的對談人是失望了，因為我像許多赴俄的外人一樣斷定蘇聯婦女是不歡喜這類東西，她便請我設法弄一期最近的「時裝」雜誌給她，當我告訴她交通不便殊難找到時，她就完全傷心起來。無疑我的威信在她的眼中已經降低了。

我找了一星期才找到我的俄文女教師。她上第一課時也一樣拿時裝雜誌的問題來開頭。我匆忙翻開了文法書，但她還不肯讓步。「你什麼時候可以讓我看你的衣裳？我很想知道現在外國女人穿的是什麼哩。」我只好老實承認自己隨身帶了兩套舊衣裳，幾條袖子和兩件普通的夏季小衫，她帶着驚異的神氣望着我說：「我希望你不要以為我們不愛穿好的衣裳啊！當俄國婦女上戲院，做客，赴晚會時是歡

喜穿上好的衣裳呢。」我對她的指點簡直無話可說，但我馬上明白穿上我的兩套衣裳在莫斯科就什麼地方也不能去了。

我在莫斯科在「化粧室」裏所化掉的時間比在任何別的城市裏（連倫敦和紐約也在內）化得更多。我因為是外國女記者故可以得到滿意的衣服配給，然當時在莫斯科衣料有限不容你隨便挑選，因此我寧願向開羅定購了兩塊絲綢和兩幅絨布，我早已相信莫斯科將會獲得更好的，我縫衣時可以叫私人成衣匠，也可以要政府裁縫師。我終於雙方都試過，因為我想藉此了解俄國婦女到底是穿什麼。

蘇聯全體男女職工都要穿周在工會或類似的團體之下做會員。他們由自己的團體裏領到自己的所需——上自住所下至戲院。連婦女的全身衣袴也是這樣辦的。職業的地位愈高，那麼你的名下的店鋪的貨品便愈好而愈多，同時你可以定做衣裳的成衣匠也就愈巧手。當然個

人想買東西是完全不可能，因為莫斯科表現出來的性格却跟世界上大多數城市截然不同。雖則得上隨處有店鋪，不過商品的供應却不甚好。莫斯科有一間很大的百貨公司什麼貨色也有，但價錢很貴。所以大家寧願到自己團體所開的店鋪去買一切需要的東西。

根據自己的職業範圍及自己的工作性質和重要性，俄國婦女可以得到一服配給規定每半年有一套衣裳，每年有十二碼衣料，還有一對襪和一雙鞋。她們憑票不特可以買，而且可以隨意挑選自以為質地最好的東西，她的地位愈高她的店鋪也就愈好。假如你看見成羣本著上等貨品的婦女，你就能從她們裏面找到超越的藝術家，舞女，科學人物，考試優等的女學生，及工廠女工了。在上面說過的「莫斯科百貨公司」裏是不必選購購物的，但貨價却又看你的社會地位即勞動地位來定。例如斯泰漢諾夫運動人員可打七五折，優秀工人可打五

折。

各大酒家飯店均有代售

黃廣善堂米雙蒸酒

號〇〇〇一二話電 號九〇一街東樂永

最醇最舊

折。這家百貨公司貨品齊備，花邊，皮草，運動衣，外套，皮襪，帽子，汗衫，便衫，皮鞋，杯碟都有，只消你有錢買。

大多數俄國婦女現時還沒有購買很多衣服，所以她們很想買衣服或定做符合自己趣味的衣裳，她們因為極愛時髦，就極細微的地方也要留意到。莫斯科女人想盡辦法得更好看更實在。假如她有一幅絲綢那麼地便拿來做長袍或寬短衫，倘是一塊絨布就拿去做制服或外套。至如棉布和麻布她是常常不用經過特別困難便能得到手的。她找到衣料後就去找個私人成衣匠或合作社裏的政府裁縫師。這類合作社在首都內各區都有。其中有幾家是專門替演員或別的特殊客人成衣的，不過也有些合作社是不管什麼人都能隨便光顧。

替我做衣服的那家合作社是專門為高等職業的婦女和僑居莫斯科的外國女人工作的。你頭一次光顧時，你常常要拿出證明文件來證明你是否有權利光顧這家合作社。其次是檢驗和量度你的衣料，然後指派一個成衣匠來接你的定單。款式可根據時髦雜誌任意挑選，最後便指定你的試身日期，普通是在一星期後。第一次試身時成衣匠只是拿你的衣料指出衣樣，還沒有做，這

樣你就可以明白衣服做好以後的樣子怎樣，同時又可以顯示這塊衣料是否跟你所要的款式相稱。然後馬上當你面前裁剪，用扣針把整件衣裳釘好。這番手續簡直要把顧客弄得筋疲力倦了，不過你却已可以相信衣服將會縫得完全合你的意，假如你又想改變一下什麼，那時他們也會馬上跟你研究和檢驗。到了第二次試身時整件衣服差不多就要做好了，這回只是配好衫袖，量度裙子尺寸，以及再討論一些細微地方而已。第三次試身是可有可無的，除非你硬要的話，原來你的衣服早已做好了。在這家合作社做一套時裝要三百盧布，但裝飾，刺繡等還另計錢。衣服做好後你掛號就好了，他們不會問你要現錢的。俄國的裁縫師和成衣匠都很以自己的手工自負，實在說，談得稱身，縫得好，全都靠手做出來哩。

私人成衣匠却在別種條件下工作，但結果是一樣的好。他們自以為是自己的藝術的藝術家，又以此自負。我見過莫斯科成衣匠所縫的衣裳，那簡直拿到任何城市的任何時裝展覽會裏陳列也不會失色。當然這類成衣匠索價較貴，因為他們要到公開市場去買做衣服時所需的一切用品。例如在戰時，政府裁縫師仍照舊價做衣裳，可是私人成衣

匠做一件時裝却要二千盧布，而且完全不顧拿現錢，反想要拿生產品做代價哩。

鞋子的情形是壞得多。高等職業的婦女每年只得皮鞋兩對和膠鞋兩對，而職業較低的人就更少。鞋子不論是拖鞋和短統皮鞋都用很好皮料製成，有黑，褐，灰，白等顏色，而且非常適足，她們幾乎人人都穿上很高的高跟。夏天穿的是用好帆布和木底做的，露出腳趾的涼鞋，冬天很多人穿膠鞋，這種鞋雖不美觀，但非常的暖，不過摩登女郎穿上膠鞋便顯得不時髦了。

除了鞋子以外對於蘇聯婦女最最重要的是冬大衣，他的第一個條件却是穿得溫暖。大多數女人在冬天是穿有皮草領子的黑呢大衣，因此冬天的街頭風景就變成了清一色。這類大衣形式絕不好看，因為那是裝棉做裏，而且裝得很厚，絕少是用毛皮的。不過說她們要在外面披上一件皮襖，然而只是松鼠皮或貓皮，因為那些上等的褐色皮草如貂皮，海獺皮之類都為了換外匯拿出口了。婦女在冬天做工或在電車上時大抵是穿裝棉的牛皮襖。牛皮襖是實用又溫暖的，可是不能把女人的姿態表現出來，凡穿上他的大便如一個平方形。

遠洋貿易公司

專營出入口貿易 資本雄厚 信譽卓著

地址：香港德輔道中五和銀行內



廣州小丑高詠霜

許德

在戰前，如果住過廣州半年以上的人，大抵沒有不知道「廣州小丑」高詠霜這個人吧！倘若你是老廣州，或者在十年前前往五羊城的，對於這位「小丑」的「奇行」，更應該耳熟能詳的了。

高詠霜是一個女子，可是她的「名滿五羊」并不是跟那被稱作「奇女子」的余美蘭走的「黃色路線」。她並沒有柳眉杏目，也沒有面首三千。既不會穿上奇裝異服，馳馬道中，也沒有像余美蘭那些「夜幸觀前版」的傑作，總之，她跟余美蘭雖然是廣州的一對「女名人」，但大家出現的姿態却是判若天壤，而各有千秋的。

一個橢圓的臉譜，眉目相當清秀，面色灰白，眸子呆板而炯炯有光，頭髮蓬鬆，似乎好幾月未經梳洗，說話的時候揮着手咬着唇，像是仇恨整個世界似的；在她的臉上永遠沒有一絲笑意，甚至連溫和的表情也沒有。如果你打量她的衣裳打扮，那種襤褸的樣子，只叫你認她是個女乞丐或者女流氓；這，就

是廣州小丑高詠霜的畫像。

這只是一個很尋常的面孔，絲毫沒有一傳奇「的色彩，可是，她的行徑却太傳奇了。這所以纔榮升了「廣州小丑」的實座。當一班上流紳士在酒樓茶館坐在一起，或者走在路上，只要有人喊一聲：「噢！高詠霜來了！」那一班紳士們就會馬上張惶失措，作鳥獸散的了。

不認識她的人，也許懷疑她的魔力。事實是這樣的：當你坐在茶館，淺斟低酌的時候，她突如其來了，一屁股坐在椅上，伸手就拿點心往嘴里送，一邊還跟你求差事，你不答應吧，她就跟你討點零錢，你不吃不睬麼？她自己儘說話，口若懸河，唾沫橫飛。結果你總得破費若干，纔打發她走了。於是，她又顧而之他。如法泡製。

有人會說，對這麼一位女流氓，不會喊警察抓她麼？或者，也可以喊企堂過來趕她走。最少可以採取不理態度，她又有什麼法子？可是，且讓我加點解釋，第一，她一定跟你認識的，（她認識的人不

可以數計）才會拜訪你。第二，她所說的話一定是條理清晰，又切實清楚。譬如說：「你最近當了某局科長，請你幫幫忙。」要不然，就是：「某人昨天碰到我，他叫我來找你的。」那個某人，一定是你關係很深的人物。她就是這麼憑她的本事，不備兩三次，甚至一兩經濟院」也請她去住了幾次，每次三五個月不等。等她踏出院門，她就胸復本來面目了。因此在一般人心目中，她是一個撒頭撒尾瘋婆子，可是她說起話來却是一個外交家。

就這樣，她在路上「一把抓着你，緊纏不放，叫你狼狽不堪。在茶館裏，她是你的不速之客。甚至，當你早上出門辦公時，她已經在你的門前候駕了。」在這一點，她是異常神祕的，總會打聽你的起居生活（比你太太還清楚）。如果你憤恨極了，跟隨糾纏，甚至揮拳相向，對不起，結果你只有吃虧更大的。（有人說她真的有着瘋狂人的力量。）警察嗎？他是「見慣不怪」

去之了。

明知纏解不出什麼，也就望望然去之了。

這就是「廣州小丑」高詠霜。也就是「小丑」得名的由來。廣州的人把她當作瘋子，當作洪水猛獸，避之唯恐不速。其實，她始終沒有損害過一個人。雖然有好幾次她在馬路上看見有朋友「坐着手車經過，她把手一揮，縱身跳到那人的膝上，口里說「請你幫點忙」，那也只叫你又尷尬又狼狽而已。全市的人把她當作笑話。然而，正如任何「小丑」都是悲劇一樣，她本身就是一齣悲劇。她原是浙江移籍而來的望族，世代書香，父親是瀟湘有名的「訟師」。家境相當富裕，她的兩位兄弟，一位留美，一位留德，都已學成歸國，任職京中。她自己在廣東法政學堂畢業，在廣州法院當編書記官，（他的世交和德恩，纔是總所以認識人多的理由。）少時，面目漂亮，學問深厚，屬於同令。而且彈得一手好鋼琴。她的母親對她特殊寵愛，（至今還是如此。）大抵在三十歲以前是一個完美的女子。一點瘋顛的狀態都沒有，「小丑」的開始是她的被五六年前開始的，那時她已經是三十二三歲的人了。

因此許多關於她瘋狂的傳說，都是和她的精神與戀愛有關的。



旁觀的態度

黎明起

星期日，或者是其他的休假日，我們有了一片閒適的心情，於是，我們想到一個什麼地方去旅行；現在，就假設我們到凡羅城的宋王古去，到了那兒，如果單只看看那一塊石頭之類就回轉來，這才真不覺味兒，至少也得觀賞一下那兒的瀟灑以及附近的一切風景，把宋王古的古蹟與景細細咀嚼一番，方說得上是不虛此行罷。

俗語有一句說：「旁觀者清」，這並不是說只站在一旁看着便可清楚一切事物，我們得把細細的看個明白，更要以冷靜的頭腦去想個透澈，這才配得上是「旁觀者清」，不然的話，只是走馬看花，如此「旁觀」確實徒然無益。

我認識一個人，他是一個老茶客，三十多年來，他每天早晨都到茶樓去吃茶，他有一根敏感的舌頭，能辨毫無錯誤的分辨出龍井，水仙，鐵觀音……等等茶的味兒，用熟到甚麼程度的滾水泡製的茶才能郁香、軟滑，這不以此，他更知道每一個吃早茶的人的聲份，職位，又知道小伙計和洋行職員是在甚麼

時候吃早茶的，而老板們又在什麼時候才吃早茶的，這一切凡有關於早茶的事情，他都能如數家珍地說出來，他所以能如此，正是他深得「旁觀三昧」。相反的，有許多茶客，即使他上茶館吃過六十年茶，他一輩子也不曉得分辨茶的味兒，更不會注意到茶客的身份等等，就只咕嚕咕嚕的把茶灌進肚子裏便算完事，這樣的吃茶非特說不上有韻致，甚至可以說是毫無意義。

我們生就一雙眼睛來看，也生就一副腦袋來想，單是看，便只能看到事物的外形，單是想，便往往想入非非，弄出無中生有；設若一個畫家他沒有見過馬，他能憑空描出一隻馬的形像來嗎？所以眼睛在看同時腦子裏在想，這就是旁觀者應有的態度。英國小品文家羅歷山大·史密士在小品文作法論裏說：「我在鄉村裏，觀察事物，注意男女老幼，正像白牧師在注意字南那波波爾附近四季的變遷——例如法蘭西棉上一羣一羣的白嘴鴨，留意村舍及牧師屋簷下的燕子，密探曠野的鶯鶯燕燕的生活，竊聽孤獨哀鳴等

。在這平凡的農村生活中，我竟然找到了許多文章材料。」在這裏，我們就不難知道一個作家所以能寫出許多美妙的文章的緣因，完全是他採取了旁觀者的生活態度，他處處留心的看，也處處留心的想，即如一片秋天的枯葉怎樣從樹上蕭索的掉下來的情景，他也不願放過的。轉云：「山水乃天下之大文章」，這意思不外是說倘若我們能以旁觀的態度領略山水的奇蹟勝景，無疑就是在讀着一篇奧妙的文章了。

採取旁觀的態度當然不一定爲了寫文章，就是爲了增加我們生活在世界上的趣味，也必需如此。比如說我們跑到電影院去看畫片，在未放映以前，你大可以四週探望，戲院裏的裝飾，燈色，設置，以及你旁邊的客人，他們或者是在談論着將要放映的劇情和戲子們的故事罷，這對於你是頗有意思的。英國作家阿狄生說他每天跑進吵鬧的咖啡館的理由，是爲了聽那座的人家發表議論以增加見識，這的確是一個典型的旁觀者的生活態度。你可知道，阿狄生就是一七二〇年在英國創刊的有名的「旁觀報」底主筆呀！

人間的風景有許多是很美動人的，如果我們從不顧盼一眼，即使活到八九十歲這樣的長壽也等于沒有活過一樣，是毫無意義的把一生虛度，未免太可惜了。

事實上他的丈夫在她開始瘋癱的一年前就「失了踪」，一直到七八年後，她已經成了「小丑」，丈夫才重復出現——出現在地方法院，呈請跟她離婚。理由是她的神經病。所以在她開始瘋癱的時候，并不跟人討錢，而是一捲拉着你說：「你替我找回阿X」或者是：「阿X是你藏起來的。」

據說，她因爲母親的溺愛，所以所有不動產的契據都是一向交與保骨，甚至連她的兄弟也不詳細家產的數目。（她父親的遺產是相當多的。越秀山下的蓮花路一帶房子差不多是他們的產業，她在那裏一直住到廣州失陷。）由于此，她是受人騙。騙光了她的財產。于是她就此瘋狂。（有時她把爛布攤在懷裏，裝得大便便的，向人說是糞契。）至於誰騙了她？怎樣的騙她？那只有天曉得了。

最近有人自廣州來，說還看見她招搖過市，可是已經減少了許多瘋狂的狀態，笑話也少了。也許因爲朝代數更，她認識的人已經漸漸少了罷，問年紀，今年她剛好是滿五十七了。

如果說人生是悲劇，她的人生却是悲劇的悲劇。「廣州小丑」的名字，對她是最適宜不過的了。



駐日美軍女護士家書 明 溪譯

這是美國駐日陸軍女看護史萊爾女士的家信，可說是她所見到目前生活的素描。他曾目睹美軍之佔領日本，以至最近。

(下)

他們都穿軍服，一如日本兵，是我們所見的日本兒童中的最整潔，最健壯，與伶俐的。最可驚奇者，是他們見我們這羣英人過訪而表現出無應酬的高興。我們中有一位是一個極熱心的牙醫，他走上前。

「喂，小孩們！」他笑着對他們說。

「喂，喂，他們也高興還呼，並且拉住他的手。我們知道他們是吸引我們參觀這個地方，我們於是跟隨他們遍觀各處，最後發現他們的教師們被鎖在一間房子裏。蓋當我們這羣美國人行近時，他們將這羣小孩完全放下，而跑進一間四周保衛森嚴的房子裏。在我們停留的時間內，他們始終沒有出來。

那羣小孩對我們十分友好，但僅對我們的牙醫表示英雄主義的崇拜，拉着他自道一房間又到另一房間，指給他們睡在那裏，那是他們

的體育設備，他的課本，綵卷，和這校舍的一切。又拿出他的圖畫給我們看，那正像我們三年級的小孩作的。課堂四壁掛着圖畫和試卷的成績，原作者拉我們去看，得意的用日語和我們談話。

在禮堂上有一幅大張的世界地圖。我們的牙醫示意讓那羣小孩坐在草席上，然後拿起了教鞭，開始「再教育」這羣日本兒童。

「美國人，」他指著我們說。那羣小孩也恭敬的隨聲呼出，「美國人。」

「美國，」他又指著地圖說。他們注視教鞭所指的地方，也叫出「美國。」

「美國，好地方，他繼續教下去。他們也緊張的隨聲讀下去，發音嚴重參差不齊。」

「芝加哥，」他再熱心的教着。「我」指著他自己。那些小孩也

有趣的學着。

「芝加哥，美國，好地方，」他再教下去。

「芝加哥，美國，好地方，」他們也學下去。

當我們走的時候，他們搖手歡呼道別，我們走了很遠，還見他們擁在門口，揮着手，歡叫着，「芝加哥。」

我們一羣到一個小鎮的火車站時照例又被一羣日本小孩子們所包圍。他們所能說的英語，有，「喂，喂，」「糖菓，先生，」和「口膠糖」。我們的同伴，牙醫，從口袋裏掏出一個五仙的銀幣，給這一羣鹽漬的小孩子們看。並問他們，

「這錢上的相是誰？」他們茫然的注視着他。最後一個面說較好的小孩仔細研究過，兩眼釘住他，面上

冷峭毫無表情的說：「這是喬治，華盛頓，他引起

威行洋服 式樣新穎 定價低廉

香港源東街十號 電話二五二七

了革命戰爭，實行代議稅制度，
讓東西！

昨天我們再拜訪於一月前曾經
訪問過的一個日本家庭。那時他們
還不會說英語，但很願學習。他們
於是替駐屯於附近的美國兵洗衣服
，以交換英語的課程；而且有神速
的進步。

東京是一個人口極端稠密而極
為骯髒的地方。但人們倒好像都吃
的肥肥的。東京所受轟炸的損壞，
是很難說明的。像馬尼拉的磚
城所受的損壞，但有綿延不絕的陋巷
區。外說像一堆一堆的垃圾場，用
鉛板或木板支起的小屋，甚至以幾
根木棍架在上面做屋頂。這些地方
以前曾是現代式建築物的所在地，
瞬息被夷為平地，但那些小房子倒
像一向就在那裏的。因此東京所受
的損壞，倒不似其他國家建築物更
緊湊的城市所受損壞之可怖。

東京受毀雖鉅，但遠非完全被
毀壞。電車火車均照常開行。街上
行人擁擠，百貨商店雖無貨可賣，
也擠滿了人。有一家商店全部貨物
不過一些男人用的軍帽和木屐之屬
而已。

日本的小孩們都很引人注意
的。在任何學校，似乎都未感到戰

爭恐怖，而東京的嬰孩則更顯可
喜。女人們也是楚楚可人的。她們
有一滿美髮，圍裙也似的面龐。她
們做一切工作，負着重物恭順的在
街上隨在他們的男人的後面走。

自從我們來到此間之後，人們
不斷的找一件最珍貴的紀念品——
就是找一面日本旗，送回本國。昨
天傳說發現了一個藏有日本旗的人
。我們蜂湧前往，在東京一個完全
被破壞的區域中的一個用垃圾架成
的小屋內，找到這個傳說藏有日本
旗的主人。他很抱歉，說以前是有
的，現在沒有了。我們問他，「難
道兩面都沒剩下嗎？」他的意思有
些回轉，而且在我們財利的壓迫下
，他終於說，「還有一幅，但是為
另一個顧客留下的，不過你們的需
求既如此之放散：」於是他便半
吞吐的成了這份交易。

當這交易正進行的時候，我聽
見後邊房裏有微弱的喃喃聲，倒像
有些耳熟。到我們走的時候，我偷
眼向後邊的那間小房裏一瞥。那裏
有一架舊衣車，原來老板娘正坐在
裏面忙著縫製日本旗，而她的丈夫
則在前置以高價出售他的永遠供應
不斷的「最後兩面日本旗。」

我們不論在何地走入一個小村

的時候，便有一羣小孩木屐的得得
聲圍攏上來。當我們坐在樹下的時
候，我們的三文治最引起他們的好
奇心，我們拿些糖果給他們，一堆
手伸來接受。忽然在這些小手裏邊
發現一隻枯槁的老手，原來是一個
不下九十餘歲的老頭兒，也正以和
那些兒童一般一樣的乞求面孔，來
接受這小小的禮物。

日本人的整個的富於詩意與藝
術意味的遺傳，在海外是很著名的
，而便是他們的愛美，他們的傳說
和許多禮儀——這些東西好像大
都是發明來供西洋人玩賞的。這些由
「大智之人」發明出來，好似用一
個兼薩將人們對於事物實際情況注
意力移擲開，而由一些「愚夫愚婦
」們歷代遵守執行，使之在他們的
封建制度中佔一相當重要的地位。

日本一般的人民，對他們許多
歷史上的著名插曲，並不明瞭，一
如他們對於此次戰爭真正過程之茫
然。即至今日，他們所得的戰爭消
息，仍無任何確實性。他們許多覺
得，此次戰敗僅是由于原子彈，而
許多人完全未感覺到幾陷於整個領
土的經濟壓迫的力量。因為關於鐵
道和房屋不修住，和不安全，不論
是由于此一原因，或另一原因，永
遠是在他們命裏注定的。

香港中國國貨公司

中國人應用中國貨 挽回漏卮復興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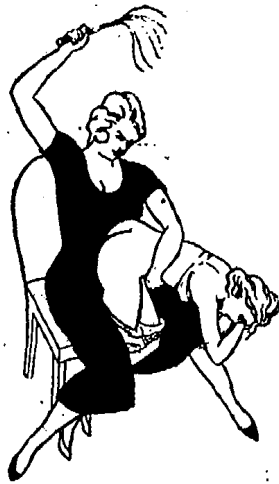
電話二〇九七

香港德輔道中二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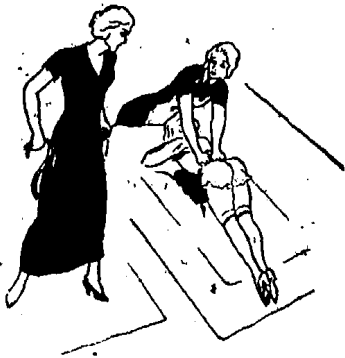
摩 登 女 兒 經

最新健身美容溫柔馴良的訓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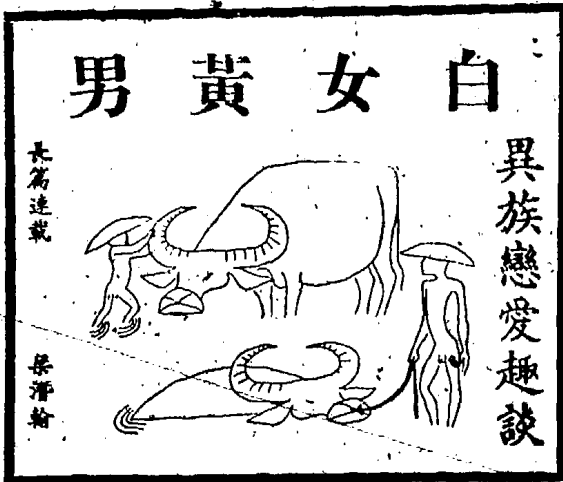
中國自古以扑作教刑，就是到現在，有許多學校也並未完全廢除體罰。因此對於以打屁股作為教育訓練的方法之一，我們也許會有深刻的理解和體驗。但西方對這方法的運用也並不後人，據說對於刁潑頑皮或撒嬌不受管束的少女用之最難，因此有不少高貴的女學校及女修道院，接受家長



的請求，用這方法訓練他們的愛女，使其心身兩方面皆受其益。這本是十九世紀的舊玩意，但現在又流行起來，尤其是美國，且有漸漸被丈夫採用對待閨中人的趨勢。



情商海上 報 商 海上 易貿滬港
 遺無載備 定不可不
 送隨到隨 • 速迅寄航
 四一八二二知通話電或洽接社版出合聯來請閱訂欲如



前文所說的，是白女黑男的異族戀愛的例子，發生的地點，是在近東，說到亞洲這方面，白女黃男的故事，尤多到不勝枚舉，未舉實例，先談原因。

曹伯烈先生的意見，認為白女黃男的性愛關係，所以特別的多，歸納起來，有着兩個原因：一是基於東西文化之不同。西方文化，是動的，是事性的，是靈情的；東方文化，是靜的，是含蓄的，是蘊藏的。這不但見之於日常生活，就在性生活上，這兩種文化，都有很顯著的影響。一個率性的人，「也許」會厭倦了一個率性的伴侶，而想得到一個文靜，持久而有耐性的伴侶，這一個「也許」就建築起若干白女黃男的性愛的故

事。不過要注意，這一種轉換情調的滿足，是一時的而不是永恆的，因而其所產生的結果，容易是迅而疾風似的性行為，而不容易產生如膠似漆的戀愛生活，所以，到東方來的白男白女，總不免會有一點浪漫生活——就算不是實際的行動，至低限度也是一種內心的嚮求。二是基於亞洲人對西方文明的變態的崇拜。亞洲人固然醉心於歐洲人的物質生活——包括強烈而香醇的洋酒，同時也醉心而幻想歐洲男女居室之愉快情形。特別是，白色婦人之脫略形跡，和她們所穿的表露性的衣裳，這不能不使居於禮教範圍中若干有阻礙的黃男超越了範圍。

故事就這樣的產生着，以下是曹伯烈先生書中所說的：

「有一天，我在南京的紫金山孫總理陵前散步着。我有點倦了，正想找一張石凳來坐下。這張石凳早有兩個青年人坐着，他穿了一件黑色的長袍，這是一個勤懇用功的中國青年所常穿的。我坐下來，他就和我打招呼，他不懂法蘭西語，所以和我用英文來談話。

他手中拿着一本中文書，後來他告訴我，這是法國左拉「娜娜」一書的中文譯本。他似乎是沈醉在這位法國文豪筆下的婦人，那婦人，自然是白種的婦人，而不是中國典型的林黛玉陳圓圓之類了。

我對那付中國人，頗有一點小經驗，我覺得，在這一時候，不應該談及該書的女主角，因為一談到娜娜，就會令到那個中國青年從心裏發出面上來的。所以，我就問他一點關於法國帝制時代的意見。他那雙眼，透過了他所戴的眼鏡，直望着我，他似乎很親切地告訴我，一個孔夫

子的信徒，對了個叛逆的女性，有着甚麼的感想。

因為一提到帝制時代的法國，他就聯想到左拉如何向當日的法國統治者挑戰，如何向法國的法官挑戰這些觀念，都是與中國平日的傳統與習慣，背道而馳的。又因為一提到帝制時代的法國，他就會聯想到那個無恥的妓婦娜娜來。於是，我沒有問起娜娜，而他却大談起娜娜來了。

這一個小故事，顯示着一個意義，就是現代的中國的青年，已沈醉於白種婦人，甚而以白種女人作主人翁的小說，也在中國青年沈醉之列。

這一種觀念，已種滿在中國青年人的心中，所以，中國青年一到國外留學的時候，他們就立刻與白種女人發生性的關係，由性的關係而同居，而鬧戀愛，這是毫不足怪的事。

我在廣州的時候，有幾個中國的高級官員，請我吃飯。菜是很豐盛的。在席上的時候，一部份官吏告訴我下面的話。

一個高級官吏說：「我的太太是一個俄羅斯婦人，是一個白色的婦人。」

一個上校很興奮的說：「我的太太是由一個法蘭尼姑養育大的」，繼而說：「她很有巴黎女人的風度。」

一個新聞記者喝醉了，滿口白蘭地酒的氣息，他拍着我的肩膀說：「我希望能再回到巴黎的拉丁區，去看一看我的外婦。」

這是中國內地的優秀份子，對白色女人所發出的呼聲。

十二金人室秘鈔

秋生

借種固寵

明人徐應秋的「玉芝堂談薈」上說：

「士大夫登嶽都廳，年事漸衰，方且恣意靡色，多博求妾艾以充下陳。徒知粉黛之娛心，而罕思帷薄之貽戚。如紅粉之見竊於狂且，非烟之私通於那子。中轉之儻，不可復洗，且以牛易馬，穢亂宗，有不可懲防者。」

這就是說，富貴人家的妾，爲了鞏固自己的寵愛，希望能替丈夫養個兒子，可是丈夫又年老力衰不中用，於是不得不假借「外力」，這便是所謂「借種」。前人筆記載這類故事頗多，吾人以此證古，可知這些故事未必盡是虛構也。

「養疴漫筆」載：嘉慶間，內臣李大讓，於行都九里松玉泉亭側，建功德寺，役工數百，有漆匠張某者，天台人，偶春夜出浴回，於道中遇一老嫗，挾入小門，暗中以手捫摸，隨嫗而行。但覺是布幔，轉經數曲，至家中，使就坐物，此嫗乃去，權有一尼携燈至，又見四壁皆有青衣帷幔，終不知是何地。此尼又引經數曲，及至一室，燈燭酒銷器皿，一一畢備，俱非中下人家所有。張見之驚異，亦不敢問其所以，且疑且喜。尼行，頃時復至，後有一婦人隨來，容美非常，惟不冠飾，張意略定，尼逼使坐，遂召前嫗，命酒銷數盤，此婦人更不一語。尼云已晚矣，張但恐尼云，促者無錢，尼終不顧，遂令同寮，尼執燈趨戶而去。張屢詢所來及姓名，而婦人竟無一語。至曉，尼復至，啓戶喚張出，如前令嫗引去，亦携布幔行。覺至一門，非先來所經，此嫗

令出衙可至役所。張如夢中，行至一衙。追曉，即離役所二里許，使人徧訪，不得其原所入門城，皆謂遇鬼。有一木匠云，南甯指種耳。

又載：童子厚初來京師赴省試，年少美風姿，當日晚，獨步御街，見離車數架，從衛甚都，殺後一輿，有一婦人，美而麗，以目挑草，徒步從之，婦人招與同輿。至一甲第，蔽草而入，一院甚深遠，婦人望備酒饋，引僕輩相來往，俱亦殊麗，去則以巨銷扇之。如是數日，體爲之疲。一老年差長曰，此豈郎所遊之地耶？我翁羅紳多而無子，每釣致少年與合，久則死之。觀子之容似非碌碌者，五鼓我以斯役之服被于，隨前導以出，可無恙矣，軍用其術，遂免於難。後得翁之姓名，但不願曉於人耳。

「談叢」也載有一則云：京師士人出遊，迫暮，過人家缺牆，似可越，被酒試踰以入。則一大園，花木繁茂，徑路交互，不覺深入。天漸暝，望紅紗籠燭而至，驚惶尋路，迷不能識，亟入道左小亭，覆氈下有一穴，試窺之，先有壯士伏其中，見人驚奔而去，士人就隱隱。已而漸近，乃婦人十餘，裝裝麗服，俄趨亭上，饒奉艷，見生驚曰，又不是那一個。又一婦熟視曰，也得執其手以行。生不敢問，引入洞房曲室，擊飲交歡，五鼓而散，士人疲憊不能行，婦貯以巨筐，鼻而緇之。天將曉，懼爲人所見，強起扶持而行。他日歸其所遇，乃蔡太師花園也。

在清代，北京有著名的「黑車」，也是這類的故事。

華南電版公司

捷快貨交 全週備設 好最作工 老最子牌

四六八〇三話電 樓四C號九十九街頓實威——址地

(牌士爵即) 煙香士利車
CHELSEA

英國煙的香醇

美國煙的馥郁

名貴的裝璜

合理的售價

四者兼而有之

願君一試

敢保愛不忍釋

華南及西南各
省並法屬越南 總經理

香港西南實業公司

車打道沃行五樓

電話二三四九二

(塘西竹枝詞)

(一) 翮作塘西試息鞭

馬龍車水鬧喧闐

金陵獨擁當時譽

客至其間別有天

(二) 嘉客如雲旨酒張

鶯鶯燕燕兩相忙

金縷高歌爭擲錦

愛向塘西繫玉韉

(三) 泡鳳烹龍手爪誇

金陵洵是頂瓜瓜

漫將杯酒等閒視

(四) 凭欄默識薛濤家

酒擎鷄尾笑顏堆

輕掄雪藕臂相偎

神傳姿態羞鴻燕

更抱佳人舞幾回

金陵酒家司理兼
附庸風雅樓主人

黎福初稿

營業部 電話二〇〇二九一
西菜部 電話二〇〇七〇一



秋涼天燥，傷風流行！

百咳難醫，服此即妥！

本品用貝母桔梗枇杷三種國產藥物，配以白松糖漿，用科學方法精製而成，美味適口，老幼咸宜。

祛痰 鎮咳

百咳妥

主治流行性感冒，傷風咳嗽，氣管炎百日咳，急性哮喘及一切咳症所起之刺激發炎等。

香港新亞藥廠製造

藥房均售

EVERYMAN'S WEEKLY